

“文火”中年

□王国梁

学做一道清炖玉米排骨，我按照菜谱上的要求，开锅后文火慢炖。把火轻轻调小，热烈欢腾的火苗慢慢变小，变成了文火。文火，这个词很形象，瞧这火，文气温和，平静和缓，不急不躁的样子。锅中的汤微微沸腾，把排骨炖熟，需要很长时间的熬煮。我忽然想，文火慢炖，不就是像我这样的中年人的状态吗？

中年应该算是人生最漫长的阶段，无需划定具体的年龄，只是一个比较模糊的阶段，但我们心中最清楚自己的中年从何时开始。当我们褪去了青年的张扬和莽撞，没有了青年的热烈与奔放，人生的中年就开始了。中年一直持续到我们感觉到衰老，无力再与时间抗争，才算进入到老年阶段。漫长的中年，是一个人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了我们人生的底色。而中年，真的应该是文火慢炖的状态。

文火慢炖，平静而冷静，温和而温情，不着急，不慌张，不匆促，不彷徨，这样的状态是经历了烈火烹油的青年之后修炼得来的。人生初体验，我们总是向往肆意酣畅，喜欢热烈与激情，这些浓烈的体验之后，我们最终把握住了人生该有的味道和温度。人生过尽千帆，不过剩泛舟水上的平静。即使有惊涛骇浪，即使有激流暗礁，我们也能把握人生的航向。“文火”中年，在热爱中保持冷静，在享受中保持克制。“文火”中年，懂得把握分寸，懂得掌控时间。

“文火”中年，熬字是精髓。这个熬不是煎熬，而是一种付出和等待，是一种期许和渴望。在漫长的时光中，我们默默付出，静静等待，其余的，交给生活来评判结果即可。人到中年，我们不再急着向生活索要鲜花和掌声，不再追求立竿见影的成功和胜利，而是学会了以冷静的心态慢慢等。就像是等花开一样，既然撒下了种子，就慢慢等吧，发芽、长叶、开花、结果，没有什么所谓的速成，一切都是慢慢等来的。

“文火”中年，我们学会了为生活加入一份耐心和冷静，两勺平和与温厚，与生活握手言和，与岁月温柔相待。生活因此呈现出平淡平静的面貌，而这种平淡和平静，不是一潭死水，而是绚烂之后最终抵达的理想之境，是人生有味是清欢的彻悟。“文火”中年，我们越活越通透、越活越平和。

董桥有篇文章叫《中年是杯下午茶》，我不大喜欢文中的说法。文中说：“中年最尴尬，是天没亮就睡不着的年龄，是只会感慨不会感动的年龄，是只有哀愁没有愤怒的年龄……”在我看来，中年并非如此无奈和悲哀。“文火”中年，是历练之后抵达的豁达淡然之境。

好一个大南瓜

□彭梦宁

随着生活条件的大幅改善，南瓜早已不是餐桌上的主角。每听到忆苦思甜，会自然想起南瓜，想起种南瓜、吃南瓜、卖南瓜的岁月。忘不了那个冰冷的寒假，为了攒足下学期的学费，我和胞姐一人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她的车架上驮着一袋米，我的车架上驮着一袋萝卜和南瓜，在凌晨四五点骑行十几里路去集镇菜场。南瓜很大，要切成小块卖，且压根卖不出什么钱来。可母亲依然开心，说卖一块钱是一块钱，卖不完也无所谓，反正大耳朵也是要吃的。没错，我们家每年都喂有年猪，它们特爱吃南瓜，用鼻子一拱一拱的，吃的时候一边甩着小尾巴，一边嘴里还哼哼个不停。

小儿也喜欢哼哼唧唧，他从来不喜欢吃南瓜，大人的话怎么都听不进去。其实我也一样，得知我血压高、血糖高，母亲多次打电话让我吃南瓜，说村干部们都开始喜欢吃南瓜了。药食同源，这是我知道的，但味蕾真的能唤醒记忆。每次出差在外，桌餐也好，自助餐也好，几乎都有蒸南瓜或者南瓜粥。看着别人吃得津津有味，我确实一点食欲都没有。或许，在我的内心深处，南瓜早已被赋予别样使命，就像格林兄弟笔下的童话故事，将南瓜变成豪车，将老鼠变成骏马，载着灰姑娘去见那个心爱的他。

尽管对南瓜不感兴趣，可南瓜花以及南瓜藤都是我的最爱。南瓜花颜色金黄，花蕊带红，且开得奔放，不像辣椒、茄子都开着细碎的小花。远远望去，厚实质朴，端庄大方，迎风摇曳，格外醒目。南瓜花清炒固然可口，然而损了外形，最高级的做法，是先裹上一层面粉，再蘸一些鸡蛋液，搁在油锅里炸后捞出。这样炸出来的南瓜花，外形完整，色泽金黄，清新鲜爽，好看又好吃。需要提醒的是，花萼和花蕊要提前去掉，否则会发苦败了兴致。

南瓜藤就简单多了，去掉粗糙的表皮，掐成小段，焯水之后，再放进锅里煸炒。焯水的时候，最好加一勺食用油，这样可以保持翠绿的色泽，让菜品不会发暗发黑。作为绿色食品，南瓜藤既能解油腻，也非常开胃，简直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如果想换一下口味，可以来个南瓜藤炒皮蛋，那就更是一个字：绝！

长期以来，学界和社会各界对于毛泽东的关注热情始终居高不下，相关研究成果数量之多、质量之高、覆盖之广、视野之新、影响之深，已无法用“丰富”二字来简单概括，甚至令不少后来者大有无从下手、难以出新之感。客观来说，在毛泽东研究领域现有基础上寻求突破并非易事，但也并非毫无可能。近日阅读了欧阳辉撰写的《向毛泽东学习写文章》一书，作者选取了“毛泽东的行文之道”这个学界探讨较多的“旧瓶”，但凭借自身的深入思考为其灌入了“新酒”。

文采并不代表过分追求辞藻华丽，不等同于只顾仰望星空、不顾低头赶路的空中楼阁式的行文风格。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严肃批评过只重“提高”而轻视“普及”的错误思想，勉励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扎实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志向，也与语言无趣无味、生硬晦涩、态度蛮横的不良文风展开过坚决斗争。恰如毛泽东一直倡导的那样，著者通篇采用通俗易懂、有血有肉的文字，在遣词造句方面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善用排比、比喻、反问等修辞方式，使阅者读来犹如与一位老友谈话，而不是

近年来，在北京“中华文化大讲堂”和其他一些地方，我作过多场《全民阅读与社会发展》《阅读与人生》等关于读书的讲座，比较受欢迎。今年4月在深圳某企业，一些青年员工希望我讲讲阅读与写作、与创作的关系，通过听讲座提高写作能力。他们说，现在要求写的东西太多了，天天写，又不太会，很为难。希望得到指点和帮助。

讲阅读与写作，这是一个新课题，我思考后拉了一个提纲，开讲。我说，读书与写作的关系，唐代著名诗人杜甫，讲得最精当、最经典、最生动、最到位，这就是他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的诗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它深刻揭示了读书与写作的关系，是至理名言。明确无误地说，大量阅读能提高写作能力。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阅读能提高人的素养，而从事写作，良好的素养是第一位的。没有好的素养，写不出好的文章、好的作品。好文章、好作品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不是“无土栽培”之果，需要有培育它的沃土。这个沃土就是人的素养，包括思想素养、道德素养、文化素养、文字素养等，而这些素养不

向毛泽东学习写文章

□张浩

面对一本令人敬而远之的高深书籍。比如，著者在讲述写文章应当把握好度的问题时，形象地表示：“烧水差1℃就不开，加热物质过1℃就可能融化。充分发挥报纸功能，贵在把握好度，火候不到或者太过，都可能产生不好效果。”如此表达以生动话语阐明了深刻道理，自然便于读者理解和接受。再如，著者还十分注重旁征博引，在叙事中巧妙设置并穿插大量史料和传统典籍等内容。这样既展现了著者的深厚学术功底，也为全书增添了文化底蕴和可读性。

毛泽东一生撰写过数以千计的文章，大多数陆续得以公开出版而为社会大众所熟知，也有一些遗珠因为历史原因颠沛流离，至今尚未能公之于众，要了解它们并在此基础上串联成线、构思成文绝非易事，个中艰辛唯有著者自知。以著者在行文中体现出的对相关资料的娴熟运用来看，无疑耗费了大量时间、倾注了大量心血，而这些工作，必然建立在对一代伟人的真挚情感之上。正如著者在书中所表示，每当遇到现实问题，总会想着去毛泽东著作中寻求破题之道，许多经典篇目都是反复研读、认真领会其中精神实质。例

如，在前些年翻阅《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时，“颇为他的批注、圈划和评语之多所叹服，思考问题之深而折服”，后来更多的是“感叹这部巨著具有的文献价值、思想价值、学术价值，从而感悟写作者的专业知识力求系统化，不能只是零碎的、杂乱的”，常读常新之中蕴含着对伟人深邃思想的崇敬。

在毛泽东那里，坚持运用辩证法、一分为二地看待问题是他思考和创作的显著特点，在《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名篇中均有具体体现。作为向毛泽东学习的著述，著者在行文中同样贯彻了这种思想。以《文不加点辩证看》为例，著者从我国传统典故“文不加点”出发，指出其原意为称颂文章大家文思敏捷，行文一蹴而就、无需修改，又结合毛泽东提出文章需要反复推敲琢磨、认真修改的不同观点，并辅以大量实例加以论证，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呈现出实事求是、辩证对待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如此处理，在探讨怎样写好文章的同时，更进一步凸显出辩证思维方法的重要意义，使全书充盈着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深刻哲理，提升了其思想深度，

值得反复品读。

作者所用素材、史料虽是从历史中获取，但无不指向当下实践，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和现实价值，对指导写作大有裨益，充分体现了著者身为学者与新闻工作者的敏锐嗅觉和责任担当。例如，在谈到理论要贴合群众时，著者联想到当下少量文章存在“搞晦涩艰深那一套，跟读者玩‘躲猫猫’，自说自话、自娱自乐，好像成心让人看不懂、不让人看下去”的突出问题。作为长期在中央主流媒体的从业者，著者参与过一些国家重大项目的编写工作，再结合自身丰富的发表、编辑和出版经历，在撰写文章、提出并解决相关问题方面具有独到心得，能够发表深刻见解。通览全书，在很多事例和观点的引出中，著者都是以自身的工作经历或亲身见闻为逻辑起点，以经验丰富的理论工作者视角对现实问题侃侃而谈，在过往实践中寻找解决方案，实现了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有机统一。由此，决定了本作坚持古为今用、立足当前阶段实践的内在品格。

（作者系中山大学党史党建研究院执行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读书万卷笔有神

□樊希安

是一蹴而就的，是通过参加社会实践和读书练成的。阅读是提高素养的重要途径，素养高低决定文章的层次、水平和成败。

第二，阅读可以熟知各类文章的类型及掌握必要的写作方法。文章分为多种类型，不同类型的文章有不同的要求和写作技巧。按体裁分，有机关公文、通讯报道、法律文书、文学创作等。文学创作又分散文、诗歌、小说、纪实文学等。按反映社会现实的方式分，又分虚构类、非虚构类。按文章自身的特点分，又分记叙文、议论文、应用文等。说理文章要讲逻辑，文学作品要用形象思维。每类文章都有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可以通过阅读来把握，写作方法可以通过阅读来领悟。

第三，通过阅读可以学习文章的写作技巧。那些教如何写文章的书，读了自然有收获。其他各类书籍，也可边读边琢磨

写作技巧，如《红楼梦》的典型环境描写，《水浒传》的人物白描手法，《西游记》的魔幻表现方式等。也可以通过读名家的作品，来看他们如何开头、如何结尾、如何突出重点、如何进行细节描写。阅读名著和名篇佳作，可以向名家学习写作技巧。

第四，通过阅读可以学习借鉴模仿别人写作的表现方式。书读得多了，一类书读得多了、精了，就会看出一些门道。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看出门道，就会在写作中自然而然地去学习借鉴模仿了。有句老话说，没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吗？读的书多了，见的猪跑多了，就提高了学习借鉴模仿能力。要特别注意读精品读名著，因为名师出高徒。和高手过招，才有可能成为高手。更何况许多时候是求乎其上仅得其中呢！

当然，通过阅读提高写作能力很重



浩渺烟波

闫松 摄

烛光里，母亲的手影戏

□刘玉龙

停电了！母亲在黑暗中摸索着，搜寻到使了半截的蜡烛，又在风箱顶盖上摸出橡皮大小的火柴盒。黑暗中，我只听得“刺啦”一声，火柴在火柴盒的侧面迅速划拉了一下，漆黑的屋里渐渐燃起了袅袅的烛光。

我和弟弟在黑暗中拥在一起，借着烛光央求着母亲玩手影戏，那是我们儿时最喜欢的游戏。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我和弟弟的玩具大多就地取材，几乎没有花钱买过玩具。某种程度上，我并不排斥停电，甚至有点儿期待停电。因为只有停电后，才轮到蜡烛粉墨登场，要知道手影戏和蜡烛可是绝配。况且停电了，母亲也会顾及我和弟弟的视力受损，准许

我俩可以暂时不用写作业。爱玩是小孩子的天性，何乐而不为呢？

母亲是玩手影戏的高手。同样是一双手，同样是半截蜡，母亲借助微弱的烛光，或单手或双手，或握或抓，或前或后，一双手在烛光的影射下能够变幻出活脱脱的动物世界。

在母亲的手影戏里，憨厚的狗会活灵活现地摇着尾巴，凶狠的狼会张开嘴巴露出锋利的牙齿，可爱的兔子欢快地在丛林里奔跑着，两只耳朵一跳一跳的，惹得我和弟弟都忍不住要上前揪一揪，慌乱中却揪住了母亲的食指，刚刚还活蹦乱跳的兔子瞬间不见了耳朵。

只见母亲的两只手一前一后，在烛光下飞快地变换着手势，十指灵活地摆

动着，龟兔赛跑这种难度极高、两种动物同时出现的场景留在了土窑洞的墙壁上，镌刻在我略显贫乏的儿时记忆中。

外出做工的父亲常常缺席母亲的手影戏，他总是在临近月末才回家，脱了衣裳放下钱，上了炕倒头便睡，第二天蒙蒙亮便又返回做工的地方。等我和弟弟起床时，早不见了父亲的踪影，一度以为做梦的我从墙角的那堆脏衣服和母亲中午多加的肉菜中才能深信父亲确实回来了。

后来，我走出村庄，在各地漂泊，最终止步于车水马龙的都市中。这里丰富多彩的生活，常常让人分不清是黑夜还是白昼，到处都是行色匆匆的人群，停电的次数少之又少。在灯火阑珊的第二故乡，置身于钢筋水泥筑就的现代化高楼里，我无数次回想起儿时那些停电的夜晚，母亲的十指在烛光里灵活地变换着，在黑暗中为我和弟弟上演着栩栩如生的手影戏。

灯光一亮，我的童年戛然而止。

■ 嫣然思语

少年之歌

□时文路

少年，是生命中的晨曦，伴随着时间的步伐，渐行渐远。在岁月的沙漏里，寻找着未知的答案，每一步，都是成长的烙印。

逝去的是昨天，留下的都是故事，从儿时的梦幻，到少年的坚韧。我们像树苗一样，汲取着阳光和雨露，逐渐壮大，向着光明前行。

亲爱的天使，你赋予我们翅膀，让我们在梦想的天空中翱翔。请让那曾经稚嫩足，化为勇敢的足迹，留在你的田野上。

我是你的接班人，继承着你的热情，是捍卫你的勇士，用信念去点亮希望。无论前方的道路多么曲折，只要心中有梦，就有无尽的力量。

让我们高歌，唱出少年的心声，用青春的热情，去追逐明天。在时间的河流中，我们共同成长，留下属于我们的，辉煌的篇章。

征稿启事

本报《采风》版是业界人士的一块文学园地，为了让这块园地更加“春色满园”，我们特向您征集关于出版文化、读书生活等题材的原创新作，以及诗词、摄影、书法、绘画等各类文艺作品。

投稿邮箱：
zbs404406@163.com